

馬華文學

14

2013年6月

第十八届新纪元
全国大专文学奖特辑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出版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

顾 问 / 叶 啸 陈政欣
主 编 / 方 肯
编 委 / 吕育陶 曾翎龙 伍燕翎 罗 罗 杨嘉仁
校 对 / 刘艺婉
封面设计 / 余锦文
内页设计 / 余锦文
封面题字 / 黄金炳
出 版 /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

The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um of Malaysia
(Persatuan Penulis-penulis Aliran Cina Malaysia)
Lot 9.09, 9th Floor, Sun Complex, Jala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网 页 / <http://www.worldchinesewriters.com>
邮 址 /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面子书 / <http://www.facebook.com/mahuawenxue>
出 版 / 2013年6月1日
赞 助 / 林登大学Linton University College

版权所有 欢迎转载 免费下载
转载请注明刊出期号

目录

02 主编的话

专栏

03 朝暮书游片语 / 李天葆

04 逝者如斯 / 黎紫书

05 野地方 / 李宣春

小说

06 让我回来·继续写小说 / 毅修

散文

20 东京三月 / 牛油小生

28 与自己对话——关于母亲的一些记忆
/ 阿紫

诗

34 雨景 / 赖殖康

35 童话 / 赖殖康

照在你我身上的 / eL

第十八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特辑

36 得奖名单

37 小说组首奖

停车未停 / 谢明成

50 散文组首奖

人鱼 / 黄佳丽

56 新诗组首奖

五月的大红花 / 张勃星

58 话图

60 马华文坛消息

66 书讯

72 稿约

主编的话

本期特别刊载了第18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的首奖作品，分别是小说、散文和新诗。在此恭喜得奖的同学。

小说版再见毅修的作品〈让我回来·继续写小说〉，写一个小说作者的心事与家事，“这题材太接近我的生活了，我自己也在字里行间迷失了，无法保持一个清晰的写作态度，理也理不清了，懂得太多，知道的太多，写来反而凌乱不堪。”仿佛也是许多创作者的心事。

散文版是《马华文学》的常客牛油小生〈东京三月〉，和阿紫的〈与自己对话——关于母亲的一些记忆〉，记叙患病的母亲。散文是一种自我疗伤的方式，让生命升上另一层面，不能分高低，毕竟那是真心的表象。

五月是大马选举的日子，然而诗版未苏醒，不见时事也不见社会议题的题材。我们期待未知的八月，将有所惊喜。

来临的八月，又是揭晓海鸥文学奖获奖名单的时节。此外，本将在《星洲日报》“文艺春秋”版刊载的特别企划“一个私家侦探之死”，如今交托予《马华文学》。

下期，又是无可救药的加页版。敬请期待。

才A

李天葆

文字人，在时光桥畔看残楼倒影，在灰烬中想象旧日粉艳。



朝暮书 游片语

看《啼笑因缘》总忽略沈国英一人，就如双姝面目相仿，当然注意沈风喜，何丽娜自是陪衬的那一位——小说接近三分之二，沈出席化妆舞会，何竟然穿一件黄缎八团龙衣，从松枝屏风内走出，有孩童手执云拂宫扇，把她当作皇后来簇拥；然后她更换了夏威夷草裙，施展起热带的妖娆舞蹈……我心想多少影视改编作品，也彻底未及这寻常的一幕的，或是根本他们连张

恨水写些什么也不知道吧，多半的是着墨在“姻缘”，而不是“因缘”。看一本厚甸甸的《宫女谈往录》，也是翻看宫中生活的日常小事，老宫女说颐和园有一种叫“山和尚”的鸟儿，飞起来双翅如团扇转动，异常优雅，轻飘飘扇动，又活象“大蝴蝶”，老太后游湖，两岸有太监呼哨，呼唤山和尚，鸟儿两边飞动，来往不息，太后可在舟中看得乐了，直说傻东西……宛如一幅画，让人悠然向往——

我有本圆明园图景，将情景连接，虽是时空错置，也颇有梦魂飞越的快乐。作者揣摩年迈宫女的语气，总是慢条斯理的，一小个细节，叙述了整大篇，很有老妇追忆往事的“不厌其细”，偶尔晚上看一段，却有“近在眼前”的亲切，再琐碎也有吸引力。

夏志清编注的《张爱玲给我的信件》大多在《联合文学》看过，转眼匆匆也超过十六年，这次结集多了其他的“注脚”和“按语”，当中的“信外之事”，说明沧桑情事，确实意外，这点八卦虽然好看，却跟张爱玲没多大关系。信件也牵涉了许多人名——如张写信给姚克问“福利洋行”来由——忽念起手头上有姚的《坐忘斋新旧录》，里面写话剧《清宫怨》的杂文，引不起兴趣，只有书末《籍贯与故乡》一文，写他小时坐船至南塘，见小姑娘坐木桶采“鸡头”，也就是生的“茨实”，采了剥好，备了红泥小炭炉，瓦罐里烫了鸡头片刻即舀起，汤水就有点浅碧色，热气翻腾有种“似香非香”的香气，姚克母亲教导他们欣赏鸡头淡淡幽香的滋味——这段回忆，有色有香，很有情调，张氏若阅读，也会觉得“与人亲近”，有江南水乡的怀旧意境。她不以为然的韩素英，书堆里有本《瑰宝》，看前一章也没有看完，反而老电影《生死恋》Love Is A Many-Splendoured Thing倒是买了光碟，片里的旧香港却真的是张氏当年盘桓过的天地，那空气和街巷稍纵即逝，比文字更珍贵了。马

黎紫书

1971年出生于怡保，女。写小说和散文，出版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微型小说集与散文集。



逝者如斯

忽然想起也斯。

今年一月在网上得知也斯的死讯时，我只是心里揪了一下，就像偶尔心律不整时心脏微微抽搐，憋一憋气也就过去了。

不然该怎么办？我对自己说，别哭别哭，你与也斯只浅浅见过几面，并无交情，并且你早听说他患癌了。

是的，所以去年香港书展，因为知道他获颁“年度作家”，我才愿意出席那个午间酒会，像个游魂似的穿梭在衣香鬓影里，然后溜到台的一侧，只为一睹也斯。

说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想看看他，也许心里想着那可能是最后一个见面的机会了。年纪愈长，前路愈短，便愈明白死亡不仅仅是个虚晃的恐吓。而也斯，我想起他总会想起他戴着小呢帽，一派殖民地遗风的绅士模样，而他的气质和笑容却是儒家的，温厚诚恳而充满人情味，如同一朵只有在鸡毛鸭血的华人市井里才能开出的莲花。

这世上少有的一些人活了一辈子，走的时候已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成为一个地方的符号。如同张爱玲之于上海，也斯亦如此之于香港。我读过他的《书与城市》与《也斯的香港》，感受到一个人就这样写着写着，把自己的文字和声音，随着呼吸的节奏慢慢地融入了一个城市里。

说到底我是喜欢香港的，说到底粤语才是我的第一语言，在情感上更像是我的母语（尽管父亲是客家人，母亲是广西人）。童年而至青少年时期被灌输的港剧和广东歌，更使我产生错觉，把香港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原乡。事实上我至今也没把当时的自己看成一个认错门的孩子，即便是错吧，也未必不是错有错着，未必不能随遇而安。

去年的那一天，也斯领了奖后走下台来接受许多人的祝贺。他走向我，握着我的手说，黎紫书，我喜欢你的小说。他不知道我心里的激动，仿佛他已代表香港这么说了，我喜欢你的小说。第二天我赶场时匆匆经过也斯出现的场地，看见好些人在门外选购书本准备让他签名。我心念一动，也想走进队形里，也想讨一个签名。但我毕竟匆匆而过，只在半掩的门隙间瞥了一眼，看见也斯。

前几日在广州方所，一个青年站起来以粤语发问，我遂以粤语回复。我努力要把每一个字说得方方正正，像少年时在教会里以粤语读经，一字一句都在想像和模仿香港人的口音。就在那时候，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也斯，无比怀念而忧伤。

李宜春

生于诗巫，福州人。
目前就读台湾国立中央大学中文所硕士三年级。
转眼近三十岁，就那样写了这些年。



野地方

祖父过世之后，大屋就由祖母撑着。大屋里的人，对待很多事情变得宽松。以前只有猫可以进屋来，现在两只狗也进来了。两只狗，一只白色毛身，号作白仔；另一只腿很短，自然也就号作矮仔。屋子仍然像当初，一切都是木板子搭成的。白仔矮仔的脚印，常常如花朵斑纹，开在木地板上。他们有时躲在餐桌下，有时睡在祖母的床底下。他们跟在祖母的脚边，祖母唤他们，口气宛如在唤我们这些子孙。

屋外那棵红毛丹树一年一年地消瘦下来，偶尔开一些花，季节到了结一点点果子。我总没法在大屋逗留更晚一些，看看入夜后有多少只鸡还窜上树干来，在上头栖息安歇。

我对异族通婚从小就不陌生。长期和祖父母同住的三叔，娶了伊班裔的婶婶。两个堂妹高中毕业后，先后又嫁给了原住民裔男孩，如今孩子也有三四岁。大堂妹和丈夫带着三个小孩，住进大屋来。相安无事，日子也就这么过。还有几个堂弟，一个在外读大学，其他几位书读得不怎样，早早开始工作。所幸，男孩们虽贪玩，还稍懂事，懂得帮祖母做做家务。

我是到今年回国，才见到堂妹的大女儿二女儿。见到我这老叔叔也不怕生，老爱跟来缠着。嘻嘻闹闹，很野。年纪较大的妞儿叫邬玛，在她父母亲的养育下，熟悉的语言是伊班话。在大屋里住了一阵子，才难得挤出一两个福州话语汇。邬玛最近开始上学，前几天回大屋去，听她唱起“财神到”。年过了好久啊，这调是从哪学来的呢？

第一次见到邬玛那天，离开时，她把我拖鞋藏到了她父亲车底下。问她鞋子呢，她若无其事又狡滑地摊摊两手：“没有啊没有啊。”最后她还是挖出鞋子来，自己穿上了大鞋，温吞温吞地走过来。

回到大屋来，祖母会说，你就到我那木床躺躺歇歇吧。我那些常来大屋流连的表堂弟们，习惯在大屋里小睡。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破碎多么崩溃多么恶劣，这里安全得不会有任何伤害入侵。

祖母会张罗吃的，说：啊你就吃点东西再走吧。

祖父过世之后，祖母饲养的家禽多了起来，一整笼刚孵出来的小鸡放到屋内一角，祖母老是放心不下她的鸡鸭鹅，担心它们没人喂，担心它们走失了。

让我回来 继续写小说

/ 毅修

有家，谁不想回？我离开也不过十年，无时无刻都在念着。

这应该是一篇再熟悉不过的小说，题材是我耳濡目染的，甚至身历其境的一个故事，真人真事，可我却来来回回地写不成文。

就因为这样，我一直要求自己站在远远的，不加进任何一丁点私人的感情。然而，写着写着，自己就跳出来说话了。我不自禁地，想起了主角，满脑子都是想替主角说的话，就写了长长的一段。再三阅读，斟酌推敲，那根本不是小说的语言，勉强留下来，一定坏了整篇小说，于是食指一按，全删了，剩下的是有些刺眼的空屏幕，光标（cursor）兀自跳呀跳。

我好像多了不少顾虑，担心自己堆砌文字，又害怕文字流于表面，没了深度。很多时候，由于挖掘不到一个贴切的词汇，我呆坐在电脑前，被掏空似的，思绪有如被雨淋湿的小鸟，怎么挥动翅膀也飞不起来。整个晚上，键入的文字，一直徘徊在同一个段落里，挣不出自己设下的囹圄。最终，眼睛困极了，伏睡在键盘上，无意压出了许多乱码的符号。

醒来，我轻轻揩掉凝成小硬点黏在眼角的眼屎，听到妈妈在和人说话，这阴森的胶林边沿，偏僻的一隅，谁会摸上门来？

我翻身跳落床，三两步来到房门前，轻揭门帘往厅里瞧，妈妈厚实的背堵去了大半的视线。那人高出妈妈两个人头，垂首不语，双手把一塑料袋环抱在胸前，有皱皱的衣物袖角外露。我仍然惺忪的睡眼看不太清楚，感觉就是亲人。

“你是什么时候来的，整夜等在屋外吗？”妈妈好像动了气，又像百般怜惜。每回，我不听话，乱跑乱窜，跌伤流血时，妈妈一面给我清洗伤口消毒，就一面似骂非骂地念叨。

这语气是我听惯的那一种。我知道可以步出房门了，过去抱住妈妈的大腿，依偎撒娇。妈妈拉开我的小手，牵到前面，我又缩回靠在她的身上。

“叫叔。”妈妈又把我推前了些。

他是我叔。记忆太多，枝节太繁，可又零零碎碎，尤其是妈妈的叙述，我总觉得承载了太重的主观，剪裁不当，小说肯定无法达致我预期的效果，一味的叙述是我要避开的瓶颈。

阿叔是被阿公赶出家门的。每当提起阿嬷，妈妈就一定会连带提起阿叔被赶出家门的这一段。妈妈嫁过门的时候，阿叔还小，吃饭喝水要妈妈喂，拉屎拉尿，也得妈妈给他洗屁股。这是妈妈常常说的，一家换洗的衣物，一日三餐，还要帮忙准备阿公外出开档的小食，从早忙到晚，依旧是别人的女儿，得不到阿嬷的欢心。人前人后，有的没的，都是数落妈妈的不是与怠慢。日子久了，阿嬷的话，打个圈，传回妈妈的耳里，婆媳之间的缝隙越来越大，最终闹得鸡犬不宁，我们一家搬了出来。

阿叔哭得才惨哩，跑了出来叫阿嫂，被你阿嬷喝住，再也不敢挪动一步，站在门前就是哭，害我也跟着流泪。妈妈多年后重提旧事，还会激动地掉泪。所以，他被赶出家门时，理所当然的就来找兄嫂了。

“走啊，出去啊，看饿死你不。”对白同出一辙，阿叔和妈妈就真的离开了那个家。

妈妈喜欢吃饱后，在餐桌上给人教诲，要不就跌落记忆深渊，用言语翻开家族的历史。人说，食不言寝不语，妈妈就是不守传统，阿嬷和曾祖母就摇头感叹阿爸娶了番仔婆，人家用碗筷，阿妈时而又匙时而用手捉了就吃。那时节，新嫁新妇还得站着吃饭，妈妈依了，阿嬷却要妈妈站在桌角，对准了桌角，捧着碗筷，像捧起了整头家。

时序是不是又大乱了，啰里啰嗦，一大串文字下来，哪像小说？还有，主角被赶出家门的原因，我也不太理解，后来也是妈妈翻旧帐时，略知一二，像是去学拳了，进了拳会，到处跟人打架，没去找头路。这样鸡肋般的资料，怎样写进小说里呢？

往往这样一思索就大半天了。听说某某小说家一下笔就可以天马行空，洋洋洒洒几千大字，我大半天没几个字，还在抓脑袋。我想，无谓想太多了，出去跑一圈，溜达溜达，就不必把自己绷得紧紧的。

我蹦出屋外，往胶园里跑，没几步又停下了，阳光从胶叶缝隙间筛落，细细碎碎的光柱，如箭射落土地。远远不捉光的深处，有黑影提桶从一树捫过一树，熟悉的一个远镜，我待要喊阿爸，说叔来了，脚却被强力一扫，重心悬空了，仰着往后跌，跌入一个结实的胸膛里，叔一把抱住了我。

“别，你爸会骂。”

“你怕阿爸骂？”

“回家，吃早饭，等下捉鱼给你。”

“相打鱼，黑金黑金的。”

我胡乱扒了饭，拉了叔钻进园里，踩得细枯枝儿哗哗折断，露珠颤落自草叶尖。排水小沟不时有小鱼急掠水面呼吸，又迅速隐入水里，留下涟漪漾开。有鱼，叔把我的兴奋按住，拿着簸箕，蹑脚涉入水中，轻轻脚步掩至水草边沿，一铲而下，一手摇动水草，往簸箕里赶。我屏着呼吸，跟着叔半跨半跑的脚步，同时来到沟边，翻找期待的收获。

“母的啦，诶，还有，好大的黑金，我要我要。”

“拿，放进铁罐里，再去下一条沟。”

原本潮湿的枯叶，这时渐渐干了，踏上去唏唏沙沙，偶有清脆禽鸟叫声，啾啾这里一串，叽叽那里回应唱和。隔着艳阳，依旧可以感觉日已正中，荫凉但已没了寒意，叔侄俩绕过最后一条小沟，回到屋前。妈妈拿着尺半长的巴冷刀等在那里，烧饭煮菜的柴薪没了，跟我去找一些回来。

我把铁罐子往床底下藏，端详一会，爸找不到了，放心拉着叔的手，和妈妈再回到园子里，一路寻将过去，风雨刮下的枝干，叔大力拉到干地上，妈妈砍成小截绑成小捆，手指般粗的，往膝盖一拗，长短刚好让我抱着回去，方便生火。

汗很快把叔的衣服捉黏在肌肤上，妈说够了，叔才敢停下，拉着干柴回去。爸正在屋前钉钉搭搭的，像要做张长方桌子，但爸说是小木床。我说我要跟叔一起睡，爸没说什么，用力搬着往厅的偏角去。

“去，去帮你兄。”

叔挺听话的，一个箭步就扶起了床的另一边，重量被分担了，床很快就靠板壁置于厅的角落里。

我本来计划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不去烦恼怎么布局，又或者什么人物性格塑造的，可我想我一定眼高手低了，重读自己的文字，就是嚼不出味道。我甚至怀疑，读者看了也未必明白我要表达什么，那我若不把这些文字删掉，还硬要把它称为小说，编辑不抿嘴偷笑才怪。

后来，也不知是隔了多久的后来，只知道爸爸给叔找到工作，循规蹈矩地和我们生活了一段不短的日子后，有日我们全家步行到三几公里外的戏院看完电影后回来，叔的衣物都不见了，小板床上只留下一串香蕉。父母出奇的安静，看看香蕉看看若有所思的叔，要叔自己做决定。

隔天，叔上班后，就没有回来了。

我不知道叔的决定是否错了，更不知道以一种怎样的客观角度去写。妈妈常常埋怨阿嬷出了阴招，来了几次都带不回叔，就乘人不在，收了叔的衣物。后来，叔迷路了，走不回来，妈妈更怪阿嬷，叔听她的话，乖乖巧巧正正当正的，让叔和我们一起生活，跟我们一起做一起吃，一定不会落得如此下场，都是阿嬷造的孽。

其实，我没告诉妈妈，有次我跟着同学们偷跑去戏院看七点场，遇到叔，还有他的女朋友，是叔把我带进场的。叔让我坐在他的大腿上，看戏时还摇啊摇的。他的女朋友头发长长的，羞怯怯，不敢看我，我也不敢看她，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是搂着我的叔。

她并没有成为我的婶，叔没结成婚，之后好长的一段日子没见到叔，因为我也渐渐长大离乡背井到外地留学了，假期回家也甚少听到父母谈起，叔忽然就从我的日常生活中消失无踪。

有时，没有消息，倒真是莫大的好消息，像这样人云亦云、老土的句子，我都用上了，这还会是什么好小说吗？至少创意就缺奉了。

那天回家，我听到父母在说话，又好像在讨论什么似的，声音是压低了，仿佛事情严肃了。我迟疑一会，该不该过去，问一问何事凝重了，末了，我佯着窝在沙发里，对着电视，放空了其他思绪旁枝，就竖起耳朵，捕捉父母的生活剧场。

“放出来，又像个人样了。”

“现在叫他过来，还能怎样，包才放下，那些人又来找了。”

“不几天又皮包骨。”

我终究按耐不住，抢着问：“叔怎么啦？”

“吸到那种物件了。”

“啥物件？”

妈妈压低声音：“白粉咯。”

好好的一个人，怎么说吸毒就吸毒，而且泥足深陷。我忽然不知怎么回应，有一种宁愿永远被瞒住的消极思想。然而，事实永远是残酷的，要让叔回来，妈妈竟然为难。爸爸是被动的，始终无言，亲兄弟，要怎样拒绝？

我看到桌上的一串蕉，猜想也略知一二了。阿嬷来了，同时点燃了妈妈的怒气与憎厌。当初强逼叔回去的是阿嬷，现在要把叔送回来的也是阿嬷。然而，阿嬷来时，我在草场踢球还未回来，听妈妈说阿嬷一来就早死仔早死仔地咒骂叔。

“早死仔，一回来，好兄弟就来相找。”

妈妈向来精明，当然心里明白，阿嬷要唱的是哪一出戏，葫芦里要卖的是什么药。妈妈就是不答腔，非得阿嬷亲自说出口，不然就一味装聋扮哑。

“我叫早死仔过来这里，不让那些好兄弟找到他。”

“他来啦，坐在厅里，伊阿兄把他骂到头查查的，一声不出。”

“早死仔，第块骂会听，骂会听就改去了。”

“我教到好好，是你抢回去……”话来到唇边，妈妈又咽了回去，示意爸爸说话。

“饭都没吃，就躲进掩栏，一个多钟头都不出来。”

“早死仔，又阁在吃屎料，做呢买得到？”

“买不到？从掩栏出来，那个肿明仔，那个白粉仔就踏摩托来载。”

妈妈马上接腔：“我跑出来，拦也拦不住，拿了衣服，搭上摩托走了。”

让我回来 继续写小说

像这样的一篇小说，写到这里，我不知应该站在妈妈这一边，还是阿嬷那一边。手心手背都是肉，多么烂的一个连续剧对白，我竟然也用了，怎能不怀疑自己的江郎才尽，文学生命仿佛已经枯竭。其实，两个女人，我都没有批评的权力，只有背起缄默的伤。

无工作无镭，瘾来了，剩下的就是贱卖自尊。隔天我在街上远远看到叔，想待他走近唤他一声，不料他也看到了我，未待走近，叔已经转身打岔路急急走开。后来，我在咖啡店吃面时，两三桌顾客茶余饭后正在捞城镇轶事，有人打赌了呀，一身大戏戏服，秀才冠帽，绕大街一圈，四十令吉，谁敢？围观的人可多了。

我听着，也觉无地自容了，脑海里马上浮现转身避开我的身影。

我想起了那个叔的女人，不是说爱情有无形的魔力吗？她没有拯救叔于深渊吗？

我以为妈妈不知道，其实妈妈都知道，叔和女人常常在河畔见面拍拖。妈妈就知道不容易，冤家呀，阿嬷和对方的母亲本为邻居，鸡鸭问题吧，不知谁把谁的鸡（还是鸭）占为己有，结果大打出手，捉头发，还刮耳光，要结亲家，就是难啊！这样的事女人知道得最多，我说。妈妈气了，骂我：“你妈才不八卦，是你们姓李的自己人，对面港的老婢，偷偷告诉我的，叔要阿嬷去提亲，你阿嬷就是不从，说等她死了再说。”

大人的事，我不好说。上一代的事，真的不好说。都怀孕了，还选择老死不相往来。我当然不知道，这是后来妈妈说的，妈妈又听自己人老婶说的，都是听说的。我不敢向阿嬷求证，没有必要在伤疤上，刮出新伤痕。孩子当然没了，怎么没了，我哪会知道，有人说对方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捉去拿掉了，也有人说女人投河了，救起来孩子就没了。我只是不明白，怎么后来女人就忽然结婚了，嫁给了别人，生儿育女。

她幸不幸福，快不快乐，我想只有吃饱撑着的人才会问的问题。小镇上，人人都说那男人可疼她勒，惜脉脉的，没落入恶家婆的虎口，反而是注定她命好。辗辗转转，我再次听到人家谈论叔的时候，投河的主角却换成了叔，可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那河很浊，叔也跟着浊了，洗不掉身上的泥沼。

我把自己也搞混了，我这是在写小说吗？我像是把小说散文化了。情节逻不逻辑，安排合不合理，跳宕会不会太大，我毫无头绪，这题材太接近我的生活了，我自己也在字里行间迷失了，无法保持一个清晰的写作态度，理也理不清了，懂得太多，知道的太多，写来反而凌乱不堪。我决定不再删掉任何字句，这已是一个我无法驾驭的篇章。留着它，它本来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原原本本的样子，最多主编读不懂，丢进篓子里，我或许还要松一口气。

掩卷，我沉思，电话响在午夜后，是不寻常的。我被叫了回来，从学校叫了回来，阿公过去了。

知道阿公是好人，妈妈说的，从来没讲过妈妈一句，从阿嬷那边受了委屈也是阿公在安慰，好说歹说的，你阿爸就怕死。有一回，农历年前的大扫除，妈妈在阿嬷房里发现一大包的金饰，马上交回给阿嬷，阿嬷就很不高兴，硬说少了一件，一定是妈妈偷去了，后来是阿公喝止，阿嬷才禁了声。然而，搬走时我还小，一年也没见几回，所以对于阿公的印象，我是模糊的。

白天，灵堂静悄悄，我在烧脚尾钱，叔坐在棺木左侧，坐着坐着，就哭了，哭得禁不了声，哭得颤了身子，然后整个身子斜靠在棺木上。阿嬷和妈妈都没看见，只有我，木着表情，一张一张的银纸投进陶盆里，火舌舔着过去，橙黄底下带着一抹浅蓝，然后卷着成灰成烬。

我的诠释是，叔极其渴望回来，可就回不来。叔一定不知道，我心里陪着哭得厉害。这是我真真正正地看到叔，夜里坐夜吊丧的人多了，那些人一来，叔跟着走到灵堂后，很久很久不见人影，念经打斋锣声响了，阿嬷还找不到叔，像找不到她失踪的金饰一样。

妈妈被道士领去煲药茶了，给阿公喝了除病走好。妈妈一面扇着炉火，一面抹泪，道士不停地唱着，阿公会不会药到病除，不会有人理会，道士的唱作才是乡亲父老评论的对象。

阿嬷找到叔了，道士递了香，要他跟着我们跪着。长孙如幼子，叔只排在我前面。我在后面看他忍耐着鼻涕眼泪，擤了擦了，不一会又来了。道士一休息，他青着脸，眼光如电，四处扫射，寻找他的慰藉。

这是叔给我的最后印象。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叔，我说面对面的实体。

阿公出殡后，阿嬷拿着仅存的几件金饰来了，要妈妈选几件留着，不让早死仔偷去换粪吃。妈妈接也不接看也不看，冷冷地说：“你给长孙吧，给他选，他才可以传下去。”我不敢推迟，要不，气氛就僵了，选了两颗金戒指。阿嬷走后，妈妈说，自己人老婢早已来通风报讯了，金饰一不见，阿嬷就躲在屋里，一个人哭得凄凉。

其他的，我都只是听说，一会听妈妈说叔又拥毒被捉进去了，进进出出像是家常便饭。一会听新认识的一个肃毒组警员说，他知道谁在带，谁在卖，谁在吸食，其中一个叫阿X的，是他的针，港产警匪连续剧的二五，找到他就能获得很多资料。二五者，买字花的安娣一定最清楚，千字图一翻开，就看到一条狗。

神伤上心头，我收起了哈哈，也没告诉警员，那是我叔。静静地听他说故事，那是我获取叔的消息的一个蹩脚途径。

小说写到这里也应该结束了，可最关键的我还没写进去，我们让叔回来了吗？

最终，叔真的回来了，躺在棺木里，钉了盖论了定，除了领尸的阿爸，没有人再看到叔。叔死在牢里，据说是被人打死的，在牢里打死人，逃得了吗？没有人被提控，那叔被打死只是传说而已，谁有能耐在牢里打死人，又能相安无事的？我找不到死亡证书，阿嬷说不见了，找不到，连叔积存的公积金也领不出来，永远给叔的一生留一条尾巴。

这样的结局确确实实无话找话说了，可我就是喜欢这么写，你不喜欢，不关我事。我终于重新写小说了，和叔回家一个模，死就死吧！

死后，或许就重生了。马

东京 三月

/ 牛油小生

EVERYONE IN TOKYO WEARS MASK, I'M A POWER RANGER IN BLUE.

去年三月十七日，我在面子书上这样写道，很幼稚，却无比真实，街头那么冷，我多希望能化身超人超然于这世界的冷酷无情，但超人办到吗，那双喷火的蓝眼睛，满目都是凡情。口罩，带我们逛的早大研究生衣姐姐这么说，春天到了，漫天飘散着看不见摸不着的杉树花粉，从飘渺的山里飞来，轻轻地触及口鼻便要引起敏感，于是东京人都习惯戴上口罩，不是辐射的关系。一年后我走在东京街头，摩肩接踵的男女中戴口罩的确实少了，是一年前衣姐姐编织了善意的谎言吗？我不敢肯定，至少当时我是相信了，并深信不疑，以致去反驳那些歇斯底里的人们。或许花粉与辐射尘都不要紧了，敏感的终究是人们自己，而口罩上的眼睛，始终明镜如洗，还有褐色的眉毛彩绘，描述这临春的季节。

去年我忘了调查东京的时尚便贸然闯进这城市，东京的冬天是黑白灰交错的巷陌，双排钮大衣、粗布大褂，不能平滑反光的布料，素色，淡薄的泼墨画。我穿着大蓝色羽绒服闯进地铁车厢，像是黑白漫画中突兀的一笔色彩，随着列车摇摆，差点没把颜色溅到真正的东京人身上。列车上他们沉默不语，我们吱吱喳喳说个不停，害怕被沉寂吞噬，害怕广播突然说出一些我们听不明白的暗号，接着地球幻灭于恍惚间。一年后我学乖了，出发前买了一件双排钮大衣，还向姐夫借了仿皮黑夹克，大概语言不通也至少能伪装成当地人的样子，仿佛旅人的身份被揭穿会是件多可怕的大事。到了东京才又发现双排钮已然过时，单排钮和拉链外套才是王道，我被狠狠地遗留在一年前那荒谬的末世时空里，双手在口袋中不断摸索空虚，借以取暖，一边回忆这是曾经走过的街，那是歪了脑袋的东京铁塔。

三一一大地震将东京铁塔的帽子震歪了，一年后天空树竣工，六百多米高，耸立在城市东北，遥望被海啸吞噬的大地，一下子把东京铁塔比了下去。我大白天地登高，在最适合欣赏夜景的六本木，看雾气很重的城市风貌，露天的观景台上，东京铁塔矮了我们一截，但她依旧鲜艳夺目，灰色钢铁森林里一株红彤彤喜气洋洋的圣诞树，我注意到铁塔的帽子还是跟去年看见的一样，微微向一边倾斜，一年来竟没有人给她整理，原来铁塔也被遗留在那时空中不可自拔，或一如现世的潮流，帽子，正经八百地戴，蠢死了，最不好看。铁塔在东，往西可以看见朦胧的富士山躲在一缕青山背后，雪峰突出，雾气太浓，峰峦悬浮在空中，有蓬莱仙岛的感觉，灵气氤氲。眼看山几乎隐去，我抓起相机猛拍那瞳瞳的轮廓，似真似假。处理照片的时候，用软件强化光影对比，几乎把其他风景侵吞殆尽，轮廓才致显现，但那也就不是我所真正见到的那座，迷离的富士山了——记忆被我们强行后制成可人的模样——也没什么不好。

每次登上高楼都有种昏眩，隐约楼在摇晃，恰是一年前余震给我的后遗症。这一趟东京之旅十分平静，第二天下雨，从早到晚延绵不绝，越夜越绵密，直到隔天清晨还喷雾一样弥漫空中，我甚至不必撑伞，任冰雾抚摸我裸露的脸庞，吐纳这十分清新的空气。尔后几天则一直十分晴朗。

星期日的中午，我从新宿駅向东走到御苑，想碰碰运气寻樱花的芳迹，乍到时，游人络绎，大多是携老扶幼的家庭。草坪上一群群孩童嬉耍，有的像是幼儿园郊游活动，老师指导着游戏，笑语欢声。御苑里的大树尽都沉浸在暮冬的萧瑟中，枝桠是渐细渐尖的触手辐射般蔓延，满地都是枝桠投影的网，走在网中特别舒畅，偶尔见到一株樱花绽放，一定聚满羡慕的目光，大家彼此靠拢，久久不愿离去。去年离开东京时还是零度的空气，一朵花都不肯为我吐蕊，樱花短暂的花期，弥而珍贵，苑里的寒樱早放，我终有幸见到几株，还有河津樱、修缮寺寒樱，都不知该如何分辨，满树粉红花瓣，像是彩蝶驻满，偶尔一阵风吹来，落樱缤纷，被游人踩成一道花径，特别恬逸。绿衣白眼的鸟儿也赶来争抢初春之蜜，真庆幸这偌大的御苑里就这几株樱花怒放，惹来鸟语莺啼都盘桓在这花丛间，游人又惊又喜，围着樱花树争看鸟儿采蜜的神情，这里尝一口，那里啄一下，饱足了驻足四处张望，又飞到另一头去尝尝鲜，馋死了。时而又唱起歌来，像是在呼朋唤友，几十只鸟儿不徐不急地随着花海起伏，樱花树像是活了起来，轻轻摇摆，像婆婆逗婴孩睡觉的摇篮曲悠悠奏鸣。鸟儿鸣唱，底下的快门声咔嚓咔嚓没完没了，我的小镜头拍不到树上鸟儿，一些专业感十足的人早就占好位子，捧着大镜头蓄势待发，也有的随手拿起手机胡乱照个全景，

反正一览无遗。我嫌镜头短，尝试了几张便觉没趣，到茶驿买一块糕、一杯咖啡，再回到那三株盛樱旁随便席地而坐。草坪柔软阳光和煦，我脱下外套好好享受这春暖之意，一边啖着，咖啡忘了拌匀，喝到最后才尝到醉人的清甜，真感谢卖水的大婶没给放了太多糖，她大概知道，这迷人的时节最能调味。周围许许多多其他人都一样，爷爷奶奶捧着孙子野餐、亲子追逐嬉闹、情侣依偎情浓、朋友间高谈阔论。日本女性喜欢把赞叹挂在嘴边，总能偷偷听见她们说きれい、かわいい时轻柔的兴奋，瞬间能感染一片绮丽的情景。我后来问洳，是不是所有日本女孩都这样坦然，她说，自己和日本朋友聚在一起时也会很自然地脱口而出，或许就是这种率性让大家对日本女子有着某种莫名的著迷吧，这让我想起了绿。

肚腹空虚，我随便买了个便当坐到两棵樱花树前，一棵如月皎洁，一棵如绯红的少女之颊，拾箸夹一块最是稀松平常的腌黄瓜寿司，酸味勾惹满口唾液，整个胃口焕发起来，一面静静欣赏眼前的樱之美，游人很多，却竟没有恼人的杂沓混乱，御苑气氛依旧空灵，人人细语轻言，幽谧和缓，吃一口豆皮寿司，甜滋滋直融到心底。



没想到今年的第一朵樱花是和小生一起看的，野原老师一面赏樱一面说。我这是托老师的福了，只是没能马上说出口。去年在研讨会上结识老师，互递名片时才发现老师的名片是自制的，每一张都是亲笔字迹，圆整落落。今年在研讨会上再度相见，甚是有缘，老师说自家院子里种了一棵苹果树，三年了终于结出一个苹果，我说就像王母娘娘的蟠桃树，三千年开花，三千年结果，人若吃了要与天地同寿的。老师倒很惊讶南洋一带的人也看《西游记》，说着兴起，便约了我去看一棵市郊外的古松树，我一口答应，约了两天后在市川駅见面，她看了看我的皮鞋，认真地说，可不能穿这个，要爬高爬低的。

从对岸远远就望见那绚烂的樱花成列，东京都与千叶县隔着一江户川，我们越过桥，小鸭子顺流钻入我们眼底，我们按计划看古树再折返赏樱，善养寺就藏在防洪堤的后面，露出浅绿色的屋瓦。野原老师问我，六百多岁的松树该多大，我想了想，大概不至于挺拔，向横发展，树茎肯定肥胖吧。老师笑说，你怎么知道，但不全对。一踏进寺院，庭子里矗立一株劲松，二抱的树身，粗干四面八方延展，寺僧用支架撑起这些横生之物，人走在下面如履廊阁，古松茎干上的枝叶则仿佛一株株新树，名曰影向之松，是一株，也是千百株，状似一屏巨伞，放任下去就独木成林了。寺庙的设计平整简单，迎门的大院住着影向之松，偏殿前则是一敞空地任阳光洒落。假山后有一道僻径，摆了八十四座尊像，老师告诉我，那象征着四国与京都的八十四座佛寺，为求长寿健康或是托钵修行，都务必虔诚地完成一次巡礼。善养寺或缘树而建，树或因寺而生，属真言，现世中人人即身成佛。

大地震时，老师特别担心古树的安危，后来听说寺僧有所感应，地震来袭前特别给古松加了固，终于躲过一劫。走到正殿前，我循着老师的动作依样画葫芦，鸣钟，一拜，二击掌，再拜，合眼祷祝……我张开眼时，老师仍十分虔诚地默默祈祷，我不敢轻动，只等老师祷告完毕再跟着学习她的一举一动。

野原老师注意到我嘶哑的嗓音，给我递了润喉糖，一颗一颗铝制包装，像药丸，她怕我不敢吃，拆了一颗放进嘴里，要我安心，我当时表情一定十分木讷可笑，窘得不知如何是好，深觉自己怠慢了老师的好意。见过古木，老师听我说要到浅草寺，也说自己去给观音菩萨施礼，坚持当了我一天的导游，我越是大大的惭愧了。浅草寺门外仲见世通小店林立，老师喜欢猫，家里也豢养一只，凡见到猫的塑型便驻足欣赏一番。她想从店中挑幅画，问我意见，一幅是江畔渔舟赏樱，一幅是樱花树丛中的两只可爱三色猫。我说老师喜欢猫，就买猫吧，她却说家里关于猫的东西太多，挂在客厅还是江樱渔火更合适一些，我也点了点头。而后我们走上吾妻桥，正好夕阳西下，天空树与朝日啤酒大厦被金色火焰烧得闪闪发亮，加上隅田川明秀的水光，这城市一隅死灰复燃一样闪耀。今日大家都满载而归了，我说，老师也收得一幅画。这时老师却摇摇头，说那画原是要送我，因画中的江户川之樱与我们所经之景十分契合，定要给我留念：那列二三十株樱花树都是新栽的，每一株旁都立着木碑篆写捐赠者名字，其中一棵是为庆贺长孙出世而种。凡有花香便有鸟语，几只小鸟栖上枝头欢唱，中午时分，附近居民也纷纷前来赏花，十分闲淡清幽……

最后我们很礼貌地握手，在地铁转换站告别，各自走上月台踏出各方的轨迹，我继续一个人的旅程，这趟以工作繁重为借口而懒得编排的旅程，漫步在城市街衢巷陌，从一站走到另一站。东京是十足的购物天堂，到处人头攒动，华丽而繁忙，街景是不断脉动的人事物，没有机会静止下来。东京却也到处是神社寺庙，竹下通朝气蓬勃的红男绿女，可丽饼店大排长龙，但队伍的末端拾级而上是东乡神社，主殿旁一株梅花吐蕊，满树艳红，为神社上妆。那里人烟罕至，恍如隔世，没有半点喧哗，偶有人上前静静膜拜祈祷。名牌旗舰店聚集的表参道两边尽是笔挺衣衫的时尚男女，参道却原来直通明治神宫，经过一重重巨大的原木山门，仿佛穿越时空回到明治时期，森森的树木与小溪，鸟雀低飞，乌鸦啼声悠扬，隽永如俳句歌词一般。

逆着表参道可通涩谷，我行经一座剧院，剧院前一群小孩玩纸皮游戏，一个大人扮成科学家的模样披着大白挂，小朋友和几个家长把硬纸皮做成机器人的样式套在身上，个个变身迷你无敌铁金刚，走起路来小企鹅般摇摇晃晃。一个小男孩穿上铠甲，十分期待地走到科学家面前，科学家弯腰跟他说了什么，拿起一张贴纸往男孩胸前一贴，获得勋章，男孩手舞足蹈起来，洋溢一脸无敌的幸福，或许，根本不必成为什么超人吧。马

与 自 己 对 话

——关于母亲的一些记忆

/ 阿紫

当脸颊紧贴着那张无血色的苍白，世界正被切割成碎片颓然倒塌，从此不再完整的撑起温热的太阳。病房里零落的抽泣声在苍白的背景里化作鬼哭神嚎般的鞭，恶狠狠的抽打在身上，但其实皮肤并不能感觉到灼热的伤痕。缺堤的眼泪潸然落下，而温热的液体显然未能唤醒躺在病床上的那一个人（或一具尸体）。旁人的声音自动被耳膜隔绝而消失在空气里，紧贴在一起的脸颊将泪水渗入毛细孔里，挣扎的呼唤一个人的归来。

1

那是一条被太阳照耀和雨水亲吻过的路。个子矮小的你曾扛着红色的桌子走在一百公尺的路上，尽头处有一张快乐的脸在迎接早已使尽力气涨红着脸的你。汗水被母亲的笑容凝结成欢悦的彩珠，点缀童年岁月里那股坚定的决心。确切的时间已经被磨损得不堪记忆，但那确实是小学时期某些被切割出来的时段里上演的事情。为了补贴家用，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母亲便托婶婶载送传统糕点，在附近的空地摆卖赚取微薄的盈利。为了向母亲展示你身为男孩应有的强壮，双手紧握桌子的铁桌脚，蹒跚的从来往着陌生人面孔的楼层走下，不吭一声（或者曾吵闹着累坏了？）的送到母亲面前，安置那些形状各异，七彩斑斓的糕点。

然后你会从母亲的手中接过那块闪着
熠熠粉色的喜板，咀嚼汗水背后的喜悦。

2

小学时被老师钦点，男扮女装扮演娇
媚的嫦娥，飞奔月亮受困寒宫。画上浓眉
大眼粉腮红的你在台上挥舞手帕，在大型
的宴会上与同台的演员们敷演笑料十足的
戏，获得如雷掌声。事后母亲曾埋怨你闹
脾气不愿她到现场，只因为拒绝让她看见
你一身女子的装扮。孩子的内心满是复杂
难以言喻的纠结，只能透过别扭的情绪作
祟，让母亲听老师及旁人对孩子的嘉奖
时只能喜滋滋的笑笑道谢，却有一股无法
释怀的遗憾留在心中。毕竟那是孩子站在
台上鼓着满满勇气挥舞才华的时刻呐，而
她只能待在家里默默的想像其中的走动和
舞姿，叹气。

倘若可以默默站在台下一角看着孩
子，就如看他在幼稚园求学时上台领奖时
的腼腆，那该多好。

3

你一直怀疑自己把什么掉在那条路上了。午后的太阳把长长一条的柏油路晒得发烫，那被蒸腾和挥发的味道使你晕眩，肩膀上的书包却还一直往下坠。忘了是怎样摸索着前方的景物寻回方向的。你只记得白色校服被汗水浸透，红着双眼说妈妈不要我了。外婆焦急的安抚你，还不停的说你妈一直拨电话到外婆家探问孩子的下落。太阳很晒，母亲把脚踏车搁在一旁，失措的寻找公共电话的所在，而手里握着的话筒是唯一的，唯一可以握住的希望稻草。

你掉的，可是在学校大门静静等待熟悉身影牵着脚踏车前来的约定？你失约了，换来无法想像的，母亲在你擅自离开学校后疯了似的身影。每一步每一问都是痛。即使看见你哭丧着的脸，依然恶狠狠的把你骂了一顿。转身之后，那种遍寻不获而引发的激烈、锥心的痛，是她难以摆脱的阴影。

4

母亲曾因为癫痫病而住院。父亲长满茧的粗大手掌裹住你冰冷小手在明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的医院里走向母亲。而记忆连接至儿时的一个下午，母亲领着你走在回家的路上竟在日后迂回的梦里缠绕着一条阴郁的绳子，会箍紧你而在夜里放肆的大哭。牙齿相碰撞时尖锐的摩擦声在耳际敲打，母亲随即倒在你面前像只缺氧的鱼挣扎抖动着，口吐白沫而你撕心的痛哭并未能唤醒她的知觉。就在那短短的几十秒间，被泪水模糊了视线的你仿佛看见死神挡在你和母亲之间窃笑。

那时候，你就开始迷失在不停寻觅母亲踪影的梦境里，哭喊着，不愿失去那双紧紧牵着你走过多少时光的手。

5

十六岁那一年，你还记得母亲躺在病榻上的第一个晚上，月光惨白而幽微，哥哥的字迹印刻在心底蠢蠢欲动，意欲撩起脆弱的泪腺分泌惶惶不安的悲伤。十六岁了，从没如此近距离的与哥哥相拥，眼泪湿透了彼此的脸庞，哽咽着描绘未来让母亲见证孩子成婚，让她得以亲吻孙子的美好。

隔天，哥哥驾车载着你和姐姐到医院去，途中将车子停在路旁，继而将脸伏在驾驶盘上抽搐，泣不成声。姐姐慌忙安慰同时失去方寸，车内氤氲着让人不安的气息，你将头往后倒，期盼太阳蒸发掉眼眶里的湿润。你想起某个被夕阳染黄的傍晚，母亲将那个因未知的考试成绩而无法放松下来的你，揽在怀里。轻声细语的哄着受挫的你，让压抑的眼泪被温暖的手抹去，告诉你：“一切都会很好的”。

6

有时候，你被逼着想清楚一些已经被生活上的烦恼、焦虑、恼怒所繁殖出来的情绪给掩盖的，关于记忆里逐渐被模糊的痕迹存有什么意义。是你不记得它们的，而它们仍旧在原地踟躅，满怀委屈的隐忍着被忽视的哀愁，等待有朝一日你想起后回头去探索，询问关于它们存在的意义。待故事重新被诉说，你留下的眼泪将温柔覆盖这群记忆，欢愉的浸淫在你的沉思里，然后逃到脑袋里的另一处岔口，期待下一次的会面。让你再次蜕变，成为更好的人。

这些关于母亲的记忆将豢养你，
让生命饱满地开成一朵花。马

雨景

/ 赖殖康

水与蒸气在阳光的见证下
将恋爱升华成云
甩开大地的牵扯
私奔去了

疾风为大地唤回旧情人
以撕裂的状态归来
宽柔的承接
被离弃以后的龟裂

路人为观礼而寻找栖身
淋湿的衣襟飘扬成请帖
惟有晴天的缺席
幸福了整场喜宴

没有请帖的我
穿着被排外的干爽
在萧萧的贺词中
看雨水在屋檐列队走下
成珠帘
那拍落的跂音在台阶
默数着自己
消失以后的重生 

/ 赖殖康

童话

玻璃鞋唤来了斗争
当大脚板无法成为主角
新娘就只能是个瘦子
就这样，给了我们干巴巴的从前

苹果终究扮演恶毒的角色
染自己成黑
在骷髅头的药液里
分享着走失的鲜红
最后只能在公主的血液里觅得
曾经的身份

人兽的爱情正在上演
祝福自杯子碟子烛台传出
在灵魂被转换回来之前
兽交被合法成佳话
扭救美的英雄成奸角
不过是想谈一场正常的恋爱
却被误解

然后我们守在电视机前
不断重播类似的情节
当荧幕将眼皮垂下
梦乡那童话却
唤不回童年 马

照在我身上的

/ eL

照在你我身上的，是相同的
晨光吗？它给了我们相同的外套
光泽轻盈而贴近，如风
的呼吸。部分的你移动了，部分的我
发现；部分的我们呢，是否不再
改变？

互涉是我们仅存的色彩
孤独无法分享，只能
成为其中一部分。 马

◆ 小说组

首奖：
评审奖：

谢明成 <停车未停>
郑羽伦 <青春练习曲之冰山消融记>
陈玉婷 <孵化物>

◆ 散文组

首奖：
评审奖：

黄佳丽 <人鱼>
萧雯佳 <翰墨飘香>
何姿蓓 <披着狮子毛发的北京西施犬>

第十八届
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
得奖名单

◆ 新诗组

首奖：
评审奖：

张勃星 <五月的大红花>
陈文恬 <亲爱的>
谢诗韵 <渔生活>

◆ 评论组

首奖：
评审奖：

(从缺)
黄振荣 <论翻译马华及其缺席文学史的因素>
黄可琦 <从孟沙的诗看其所反映的都市形象>

◆ 数位影像组

首奖：
评审奖：
佳作奖：

(从缺)
给静
向前走 向后走

小说组首奖

停车未停

/ 谢明成

(事后查字典：我祝福您幸福健康／但我不再能完成您的旅程／我是个过客……安哲罗蒲洛斯《鹤鸟踟蹰》)

车窗未开，空气在车里毫无动静。刚才驶过一片渺无人烟的黄土沙尘地，能见度极低，昨晚经过高原区亦是在这般尘烟弥漫、地平线忽显即逝的状况中。这跟旅行前初定的计画不同，车里多了一个人也在计画之外。

就说昨晚，那短暂进入高山区约十五分钟后的荒凉时刻，高原路笔直，比想像中安全，只是路面多凹坑和较大的石砾布满，半条路都在颠簸中度过。驾驶起来着实辛苦非常，于是三十分钟过去，她已经疲态毕露，决定让车速维持在五十左右，车子也较能平稳地经过那些障碍。现在她想起来也觉得幸运，要不是这样，连夜疲劳的她一定会来不及在接近半公尺处杀下引擎，不撞上突然出现在车头灯前的那位陌生人。

当时在驾驶盘前，她整个人就像手拉坯旋住了一团白光，转得撕扯、崩散又不至于离心——不至于让自己的身体在连番冲力下脱离这铁皮壳。一切来不及“感情”。她分辨不了“感情”的用法是名是动。车窗不知被敲打多久，才在她耳里逐渐捏塑出具体、清晰的形状。陌生人站在车窗外的光晕里，尽量显得轻松，面带笑容。陌生人长得颇高，即使他弯下了身子。背上隆起来的专业旅行背包，像驼峰。衣着厚重但破旧，手肘、领子几处厚棉衣的棉花跑出来了，在深夜的唯一光源中格外显眼——透出那种旅游电影中才存在的真实感。陌生人屡屡敲窗，明显是希望她打开车窗，所以脸上一直维持笑容。然而，陌生人的笑容此时带着浅浅发苦的苹果清香剂味她真切地嗅到。

她摇下车窗。沙尘漠漠的黄土地开过去了，迎来一段有草之地，顿时车里的空气变得清新。这股清新里却难免残存着尘末，使喉间焦干。又因为草不是生满整片，不过是一丛一丛相隔一段距离地长，随之那淡淡的生草腥香也飘来得有一阵没一阵。风是缓和的，也是一阵一阵吹凉她搁出车窗外的手臂。一派怡然。这一段路往来的车辆几乎不见，两旁风景又似在旅途中不断挑选给亲人或友人的明信片里的风景，又重复又单调，宛如一个个地名使她以为这不再是她熟悉的这个世界，而是那个世界。

这就是旅行。这想法倒让她不期然地自得起来。其实父亲时时提醒她，做人做得太简单，什么事都被别人都看得透彻、尽失了风格。她有在车窗边缘搁着手臂想事情的习惯。回家商量旅行计画的那晚，父亲在驾驶位上抓方向盘驾着车，她只管坐左座搁着手臂想事情，一脸赌徒翻底牌后的若有所思。掌握方向的始终是别人，不是自己，她是早知道也就及时谅解了。当晚母亲哭闹不得，平日唱反调的父亲便跟她一起逃出家门，几分钟等红绿灯的冻结时刻，父亲一口允承了她。

去吧，散散心也好，你妈我来劝。她着实慌了，望了父亲一眼即别过脸，不敢再往驶过许多红绿招牌霓虹灯的另一个方向看，怕灯光下彼此无存。她知道，现在驾驶盘前的人，是她，她掌握着来去的方向；她知道进入下一段路是一片绵绵延长遍耕稻麦的田地，那进入阳光的车里，将有甜腻中带酸的苹果味越来越厚重，越来越浓。

视测照进车里的阳光，大约晨十时了。缓和如风的车速中，她关心望后视镜里的陌生人。他睡得很沉很香，像个累坏的孩子，仿佛任何动静都吵醒不了他。莫名的是她心头牵过一丝安心感，那么自然地。平时对发票，买了什么，给日常生活准备了什么似的样样对照，渐渐心安。出发前，租车的发票上有注明日期时间等等，还有一些附加配备，像备胎，几罐汽油，修理器具等等。沿路上随便乱买的小发票不多，一来路程长远商店少得可怜，二来听朋友和好心店家说的钱别带多惹人眼目。这样下来，能买的不外乎吃饱喝足的补充品。

特别的倒是买了一个红水盆和一块肥皂，用过两次，一次河边浣洗衣裤，一次也是洗衣裤，则在一对外国老夫妇的田庄家里，没留宿洗过吃过就走；添了防蚊液和一些感冒药片，因多水多草的潮湿地不免蚊子繁殖盛咬人；上路第二天，南方身体初遇天冷的北地就弱下来，鼻水直流，内发热，连续吃药、停停行行在车上裹睡袋蒙睡，没想隔天就又能上路了。多年没病，一病倒好，像什么都从身上给带走了。

最长的发票是昨天早上的。没注明日期时间，只是长长一列下来都有其他发票两三倍长，里边东西皆照店家老板的意见一一添购。东西都用粉笔以英文拼音写在黑板上。等到柜台被物品堆挤满的时候，她等不到有人出现，只有面前一架对向她的收纳机。十五分钟后，她就只好自己动手将一个个货品标签上的数字打上那收纳机上头慢慢吐出来的长条型纸条上面。然后，往纸袋里装妥，便走出店去。这下她才发现老板是个臃肿身材的中年男子，他像个爱抓迷藏的孩子一样躲在店外另一边，一张藤椅上酣睡。要不是这样，她也无法看见墙壁上有一句眼熟的中文字写着：旅行不在一本指南书上，像我的人生。做作，是旅行者的爱好。这次她闻见空气中有浓浓的伏特加酒色。

发票从头至尾只是一串数字，墨迹模糊。像商店黑板上，无数次擦过修改过的痕迹使潦草的字体看上去更加难以辨识。她则想办法照物品名称，和名称后的加减符号逐一添购。记得：十瓶矿泉水，各三罐鲑鱼鸡肉火腿罐头，面包和一连串零碎食品和药品。直望到发票末端，她复又记起，从店里面走出来上车前，她注意到屋檐下青底红字的店名牌：S。 T。 O。 P。

花近一夜行过高山区，接近中午时分才真正进入旅行计画中这片稻麦田。这时节，稻麦田还未收割，及腰高的稻麦苗顶端累累垂下，随风招摇。起伏间像汐海之潮，经过筛网筛出温柔响音，稻麦粒和稻麦粒间相摩擦，在空气中酿出醇厚酒香，波光中荡开。她察觉了这浓酒味的熟悉感。是老板的味道。是陌生人的味道。味道在她的嗅觉中，持续转动，持续在黏泥和手指间捏塑成形。

一个手握得住的小酒瓷杯，靠放在车头玻璃边，风变大了，就更撞得铿铿响。这声音、这味道像用一条无形的线通讯着那声音、那味道，她兀哀伤地这样想。想着便打开车窗，老实说昨晚遇到陌生人她是担心、害怕的，大深夜一个女人开着车旅行那有全不害怕担心的道理。要不是车窗外的这个陌生人显出如此不协调的兴奋情绪，拼命用破英文指着破地图，语气故作坚定，她很艰难地才能真实地察觉到那语气在陌生人高大的躯壳内，所形成更巨大的害怕甚至恐惧。成正比的感情呢？于是她没多想，就立即打开后车门让陌生人进了车。

钻进的风，她搓揉着双手没预料到外头确实冷像刀锋，自然给摇上窗，却又有浮留玻璃上陌生人的脸正成形为雾色。那种她想彻底脱逃的弥漫，仿佛这趟旅行计画势必被实行一样。但这样的想法很快就被驱散了，因为陌生人浑身伏特加冒犯地充斥整辆车内，更没想及，陌生人会从后座伸出一只手，一脸委屈像占房欠租好几个月，手中抓住一样东西说，I paid。她被陌生人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一惊，仔细往他手看，她又觉得好笑而大笑起来。陌生人也跟着大笑起来。不知道是因为这样的举动，还是因为一粒苹果。

I paid，陌生人说。

不过就是一粒红苹果。

OK。她说。

那粒红苹果，她低下头便进入视线。邻座位子上，当镇子压住下面的过期报纸。也压着东西的，她环周四看，还有那只小酒瓷杯。四伏前进的正午阳光，强烈地照进挡风玻璃的前座，小酒瓷杯依然轻轻晃动着，和玻璃触着温柔的响音，断断续续；令她感动的，却是它混着阳光发出那紫红釉光。感到饥饿感，是下一刻的事，突如其来，但她从黎明五点下肚的三片白面包后就不曾再进食。饥饿感倍增，她翻搅着购物袋，物品碰撞的骚动声，像她的胃。所以一抓到一盒两片装火腿三明治，她便粗鲁地拆去包装保鲜膜，直往嘴里塞；直到喉咙紧迫，她才喝下几口矿泉水顺喉，然后慢慢进食。还是一片稻麦田，她咬口三明治咀嚼着，车窗缘搁着手臂看去车外，真的还是那一片稻麦田吗？

说回这张相片和明信片，的确从早上捡到就搁压在小酒瓷杯下，来路不明，但能确定是陌生人的。因为相中三人一个是他。印象中，柔光是自所有事物背后的落地窗显露出来，像垂扬的知更鸟蛋蓝窗帘。更远，是天空和海难分界线、渲蓝成一片的深景。色调比前景明亮。沉在光阴中的，是一间厨房，设计简单，连淡光都轻易地让线条分明。他们就坐在里头，不同的是，陌生人坐在餐桌边的椅子上，而那位怀孕的女士则挺着大肚子坐在他大腿上，静止的气氛中，完全没有危险的意味。

只有安心。她多么欣悦能够发现这一点。她看着编花餐巾上朝阳花向阳，伸出绕指柔的绿茎，缠覆用餐完毕的杯碗盘叉，直到看起来像绿草地上盛放着一篮野餐食用的红苹果。而他们的笑容里，是洒过来的午后夏阳，一朵一朵连续绽开的淡紫色的朝阳花。体会那种满溢的饱足感，在她吃下两片火腿三明治，喝了半瓶矿泉水的满足时刻。旅途走到了这里，她注意到相片背后，那个谜样的日期，和现在到底相差多少。

十六天？一百二十天？三百九十八天？她放下手臂，在车头抽屉里翻找那叠用塑胶带捆起的发票，突然，二零零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最上面一张没写，却是九月的第一天，她记起。这是一周旅行的第四天。

简单用过午餐，她安抚着微隆的肚皮，不经意地。她注意到陌生人还在睡，注意到样子和相片里的印象没差，倒是一头金色头发长长了迎风；车后镜里的稻麦田亦已飘渺，离远了。

这是那个世界吗？

她刻意转移注意力到邻座上那叠过期报纸。

一份是出国前机场买的，一份是抵达机场买的，相同的日期，皆因时差所以在同一天。不相同的语言，则使她不自觉体会一种过渡，不单纯是身体的，而是更内在的模式。比如机场设置的指南手册，街道的广告牌，人语间的沟通等等都那么潜移默化地，如常识一般在表上调整至该地时间的律动与游戏规则。这脱序地使她想起遥隔千里的母亲。转过小拐弯，车子进入旅行计画中的一段上坡路，幅度很小，能缓行但对年代久远的车子仍嫌些些吃力。选择踩深加速器，是她决定的，这样能够维持一段稳当且有距离的速度上坡。

她想起了母亲。

离婚后那段日子，又回到她和母亲最亲密的同居状态。母亲不放心地搬过来住，她不知道母亲不放心什么。可是，极有可能母亲不放心的就是她自己所不放心的。也没来得及追问，大姊小儿子生病事出突然没住几天又匆匆回去了。老实说也不知道从何问起，仿佛那是一种成长中做为代价而逐渐失去的能力。接下来几个星期母亲还是过来，准时在午饭时刻，可是这时候她不是还在睡，就是在家工作室赶进度。

不乏的是母亲的说话声。打扫时，阳台浇花时，看连续剧或新闻时。几天下来都照常过来打扫完房子，看她把带来的午饭吃完后进工作室。陆续也能听见母亲进阳台浇花，观赏午后连续剧，上过几次厕所，倒不是过了很久房子又恢复平常日子的安静性格。起初，她以为母亲没出声就回去，可是，在她走回房间休息片刻，开门的相撞时刻，落地窗前，母亲安静地伫立，距离比实际感觉更为遥远；她清楚看见母亲的肩头抑制地颤抖，稀光中，哭的样子。

车子体内发出闷闷的摩擦声，像一颗小小的心脏，无预期的，不知何因。她明白那种心情，她竖尖耳，听症器地触寻着遍体鳞伤而骚动起来的病因。无疑似一头母鹿的觅食活动。的确不，不是幻觉，母鹿在上坡路顶端的路标处，远远便见其踪影，越近端详，越能显示它的体型比明信片上的那头鹿更为削瘦。一根一根胸骨撑着毫无光泽的皮肉，暴露当空烈日中，职业性地，她的指头神经末梢微微颤抖，仿佛面对旋转里的一团塑泥。突然，谁能预料到，车身一个上下，刹那间，有半秒，四分之一秒的震央，瞬息之间，她又一次脱离车子空间。

首先，她从上空看见小时候的自己踮着脚尖，在洗手台边看长头发一根、一、根、随水的涡纹，流逝在排水孔的另一端。然后是机器稳定的环绕声，无源头的流光中，两只手和十指间在拉扯、较劲、又平稳、和谐地逆流和顺流的内层触觉里，未成形的慢慢在成形，像小生命似的降神。最后，似被白漆喷去标示、一片空白的路标告示牌还是告示牌，路过风景般闪过。她在车里回过头，缓慢拉远的风景里，确实经过了那杆路标告示牌，确实的。

车身仍处在刚刚的震央中，她也是，换了口气，安抚着肚皮，是因为大凹坑还是大石头，她想不透，倒是担心起后座的陌生人。一看，陌生人只是抱着大旅行包倒在长座上，仍在睡。她放心之余却透出微妙的平静的恐惧眼光。不知道为什么。她四周环顾，找寻什么似的，着不了思绪，呆望着那只铿铿响的小酒杯，红苹果，多久，红水盆，购物袋，多久，还在旅行，多久，连现在车子正以比人行走更慢的速度行驶着，她不知道。

下一刻，套着红色袜子露出来的脚趾头，触到冷硬物体，反射性地缩上来。她提着呼吸，手紧紧抓着方向盘，双脚随着身体缩成一个奇怪的形状。她从上空回到车里，看着刚才触碰到的物体。是一把黑色手枪。想起偶然间一个朋友告诉她，外国人出国常携带枪，当地找人买的，不外乎防身保性命，没想过现在亲眼见到。她意外自己没有那么害怕，推理下来，肯定是陌生人的，她便更不害怕了。

她小心翼翼地将手枪推到一边。未预料的沉重和丝丝冷冽，自脚趾头的血液转遍全身，直到某处，空下来的某处——有力量正在推动造形。深夜电话筒那头，是母亲的声音，很平静，说完。她随便套件外衣，驱车直奔到家。一进门，大姊在房间安抚着儿子睡觉不在场；日光灯的白光下，众人里母亲安静坐着。突然让这个家顿时显得空旷、巨大。母亲说坐下吧，她就坐下，大小事情花了一整夜商讨至凌晨。叔伯婶姑们主张中午才到医院领回，母亲却执意现在就去领回父亲的遗体。

她开着车，车里只有母亲和她两人。外头，天空要亮不亮，灰蒙蒙一片低低的压人，她摇上窗。不久，车窗上染起湿湿发霉的气味，像舌蕾上苦苔滋味；不久，下起毛毛的雨，凝结，然后不规则地滑下。下雨了，母亲温柔的语气说，她以为还有下一句，她衡量着要回答或是保持沉默。后来，她决定只往前方看，避免和母亲对上眼，一路上辛苦地维持着直到医院母亲下了车。

找车位停妥，和母亲会合的时候，一切手续好像都办好了，母亲只吩咐她跟着一个护士过去。清晨的医院走廊非常安静尤其这天气，想必大家都还在熟睡，反而外面渐大的雨势，冷气流一般占据了整栋医院内，她想，这样的时刻，俐落的处理方式，母亲，这是母亲想像中第几次的演练啊，而现实里，仅有一次。

车子随旅行计画进入，像那场葬礼。恍如昨梦，看看手表，只瞌了十五分钟，她坐起来，仍看见来回走动的母亲的身影。三天下来没有人不累的，不是没人劝过，但是走进房里休息不到十分钟，母亲又跑出来里里外外忙。大家心知肚明。尤其经过这两天车祸肇事者的家人，带着受伤的肇事者，跪的哭的奢求原谅，今天终于被大家阻止了不来闹。老实说她不恨那年轻人。

棺木旁，她端详起忙碌半辈子的父亲，像具生物实验室里的人体标本，安详地躺着睡着，西装笔挺中流露出年少的帅气。她恨的是母亲。当着昨晚烧冥纸时母亲告诉她，父亲说让你去旅行吧，一旁的她，眼泪一触即发不可抑止。她以为原本决定明天出发的旅行计画，将被一场长期的葬礼所取代而取消，却不然，母亲说，去吧，要她离开，履行一切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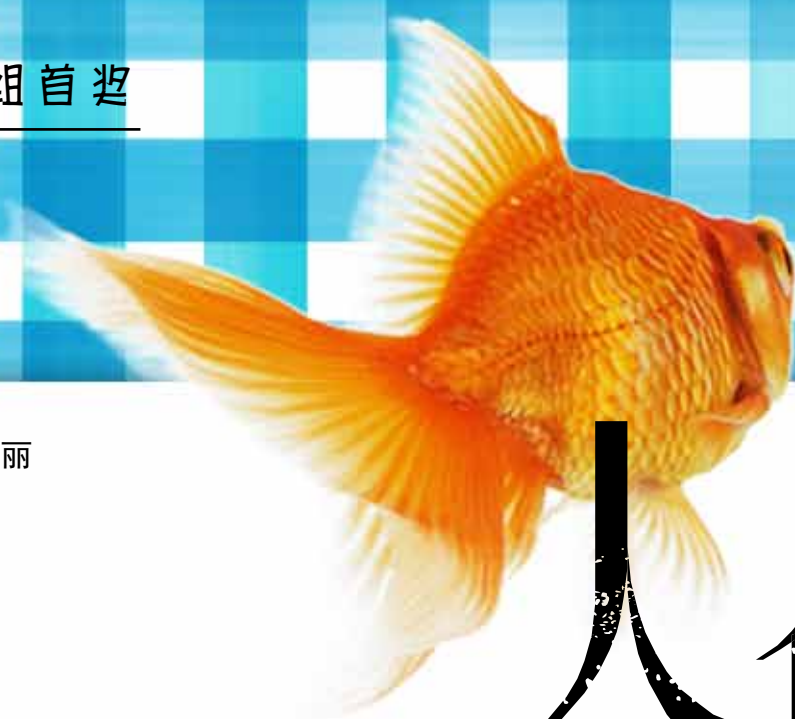
能有机会的话，我也想自己去走一趟看看。这句话，她反覆想不起来也分不清楚，是前夫，还是那晚送她到家门开车离去前父亲说的。还是生命中的两个男人都对她说了一样的话。不期然地看往车窗外，她反刍着这句话，那阵饱足感复又回到这具身体来，于是她又抚起微隆的肚皮。这就是旅行者口传中的盐山地，从车内望遍下去，像旅行社小姐说的，白茫茫一片，眼前，只有一条隐约压沉下去的痕迹。她想，这就所谓的路罢，毫无尽头可言。对了，她全然忘记了，像这片完全被遗忘尚未记录下来的地域一样，忘记了昨晚陌生人指着的目的地。只在记忆中，雾色一般，陌生人焦急的神情依稀残留着。

陌生人在后座倒下睡着，她忽然觉得，这和死去好像没什么分别。平常这样想，所产生的逃避和恐惧感丝毫没有浮出表面，仿佛面对这片赤裸如极光的盐山地，她和污点一样无处遁逃。她低头，看见胸前咬苹果时滴沾下的暗黄污迹；看见刚刚一路上从后座滚到前座位下、碰触她脚时冰冷冷的红苹果，一颗一颗到数十颗聚会至此，几乎完全覆盖了整枝枪。于是，在车子慢行至无可置信的地步，她弯下身子，把一颗一颗红色苹果，使劲往车外扔，往远处抛，直到无可置信的地步。

沿路记号吗？抑或……连她都怀疑这么做疯了；这么做，真能使自己抵达那个世界。现在，她放弃想，只觉得浑身轻松、干净，仿佛像个局外人看着白色土地上，或近或远，都有圆状物体发出红色的光芒。像一双双鹿色的眼睛。那双自己从未有过的、温柔无比的目光。到底是谁的？同时，风景中闪过一行明信片后面的异国文字（Je vous souhaite Bonheur et santé / Mais je ne puis accomplir votre voyage / Je suis un visiteur）；同时，她决定或臆测，到达下一个地图上所标示的城镇时，她或陌生人是否会带着苹果香的微笑对彼此说，谢谢，又说旅途愉快呢。马

散文组首奖

/ 黄佳丽



人鱼

(一)

男人豢养的鱼在缸里漫无目的游弋。你问那是什么鱼？我也不太清楚。大概就是不能食用的鱼吧。

男人为什么养鱼呢？说他养鱼是为了有趣，他养的鱼倒也没怎特别。至多比市场里卖的好看些。我猜是太寂寞了。有时我甚至觉得，男人和鱼其实是一体的。仿佛他的眼里只有鱼和鱼缸。他老死的那天，就会是在鱼缸边。

啊，忘了说明。我和男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多久？约有二十年了。关于一切需要具体数字的事情，于我是很困难的。按理推算，男人应有五十几岁，未婚。我对男人很好奇，但我们之间的交集，其实不多。一个星期大概不超过二十句交谈，之中还包括“下雨了，把窗子关起来吧”“有你的电话”诸如此类的句子。

关于他的罗曼史，仅能追溯到青少年时期。据男人的弟弟叙述，过去曾有同乡女生向他示好，许是嫌女生过分主动，他也未给予回应。后来女生倒是和别的男人结婚了。



(二)

男人是不工作的。但他有辆摩托车。据我了解，男人已有好几十年不工作，就像已有几十年不恋爱一样。

对于我没亲眼见到的（虽然亲眼见到的也未必不假），我用“听说”“据说”来表明立场。我没见过他跟谁要钱，亦没见过谁主动给他钱。在我看来，男人很骄傲，应不屑别人帮助。

妈妈说，男人的日常开销基本上由其兄弟姐妹辅助，间或也和父母要钱。赌博欠下的高利贷，也是家人代为偿还。我不希望我用世俗的眼光看待眼前这男人，尽管有些时刻我仍会让“他真是不折不扣的米虫”这种想法划过脑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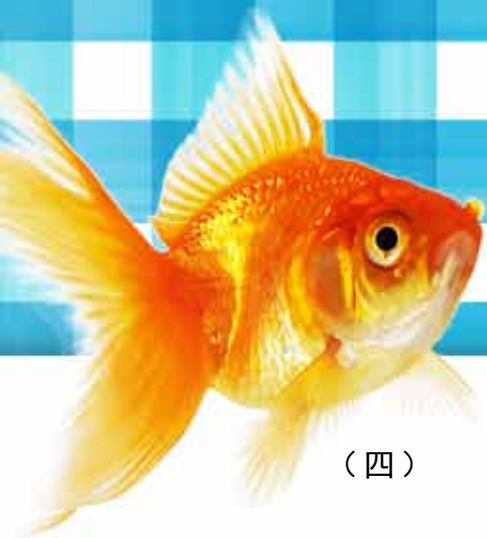
(三)

我曾对男人怨恨。用“曾”这字眼，不晓得正不正确。或许还是现在进行式也说不定。人类真是奇怪。没有印象的事情，何恨之有？

前面提到男人嗜赌。他当然也有运气奇好的时候。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正是靠了他的好运气。赢了钱的他，我不晓得会否和善许多。妈妈说，输了钱的他，极厌恶小孩的哭闹声。妈妈最无法原谅的，是男人竟狠得下心捆起报纸就往襁褓中婴儿打，只因哭闹声使他极不耐烦。

待我稍微懂事，妈妈才把这事告诉我。她不清楚，虽然现在的我感觉不到当时的我的痛，却再也无法对男人和善。





(四)

你知道男人的骨灰罐里装的是什么呢？

我一直以为火化之后的身体，就像“骨灰”二字，肉体消散在火化炉里，成为细细碎碎的粉末。但原来不是。或许温度不够高也说不定。火化炉仅能把身体燃烧成看上去大大小小、形状不一，极其脆弱的骨块。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个夹具。没错，就是吃自助餐时夹菜的夹具。每个亲人都各自夹选了钟意的骨块置进骨灰罐里，工作人员找来舂具，舂米做糕似的，将骨块舂个粉碎。最后再把近乎完整的天灵盖添上。此刻骨灰罐看起来就像是优雅的宽口花瓶了。

剩下的骨块呢？我也不知道。他们都说身体成为骨灰后就是磷酸钙。不会是拿去当肥料了？

(五)

“要点蚊香吗？”

傍晚时分家里蚊子多，专心盯着电脑荧幕，我惊讶于男人从医院回来后竟说出如此体贴话语，仓促应他，没关系，蚊子不咬我。此时，男人的声带似开始扭成一团解不开的肠子，发出来的声阴阳合一，古怪之极。以至于温柔神情虽溢于言表，却和他极不搭嘎。

努力拼凑我们之间的对话，但除了“有你的电话”和“要点蚊香吗？”，便什么都不剩了。

啊，应该还有的。譬如“外面有人找你”之类。





(六)

我偶尔怀疑这几十年来，未婚的男人是否过着禁欲生活。

嘿，看言情小说吗？三十二开，比一个巴掌大不了多少的那种。我曾在友人处翻阅过一些。笔者对男女交媾的过程含蓄描摹，“硬挺”“粗壮”等形容词代男性阳具；“三角地带”“花丛”代女性私处，试图美化看起来更像是在骑马的交欢画面。

从格局来看，男人的房间算是主卧室。我常经过，鲜少登堂而入，只知房里有张弹性佳的双人床，还有体重计和衣柜。

男人藏了个女人在他房内。我常这么想。也许这已是公开秘密，只有我不知。还有另一种可能，男人在全家人睡着之际把女人带回家，趁全家人出门再把女人送走。基本上排除第二可能，男人不像鬼崇之辈。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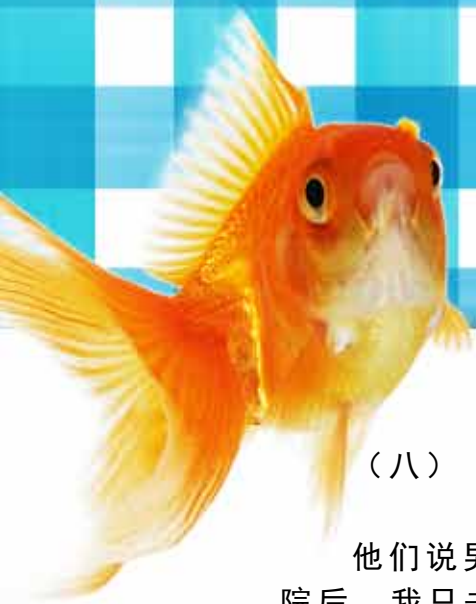
听说男人是自愿放弃治疗。

某次碰巧到友人家坐客。友人父亲竟是男人相识的赌友，说男人很潇洒，活了半辈子也不讨个老婆。我但笑不语。

男人还有个相熟好友，妻子死去多年，独力抚养几名儿女。妹妹戏称男人好友“那个胖胖的uncle”（当然不是当面）。说句公道话，其实他不胖，充其量是中年发福，但站在男人瘦高身躯旁，不胖也难。

男人离开后，我们几次外出都在歌台碰到男人好友。妹妹说，一个人听歌，他看起来好孤单。





(八)

他们说男人的白血球指数骤降。转到离家三小时车程的医院后，我只去看过他一次。男人当时几乎已无意识，连我们来了也不晓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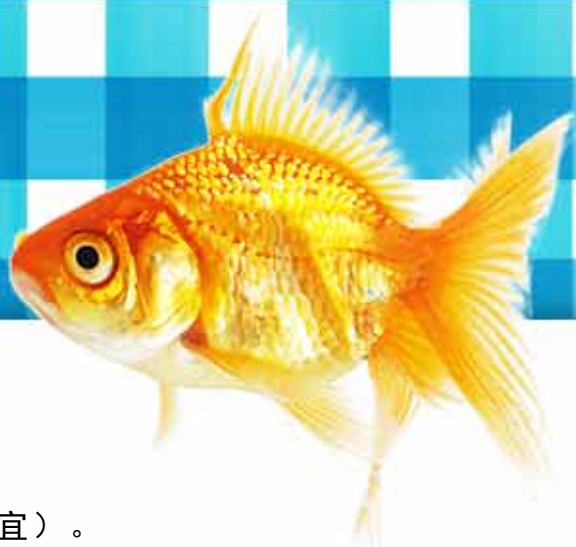
医生说情况已很危急（如你们看的每一部肥皂剧）。两种选择。一是我们自己把男人载回家，男人若在抵家前咽下最后一口气而不小心碰上警察，只当他是睡着就好。二是租辆救护车，让男人能得到氧气供给。

救护车和我们的车同时抵家。家人不知从哪弄来了漆成黑色一桶桶的氧气（比潜水用氧气筒大上两三倍，看起来像极侵略地球的外星人），就在男人床边。

(九)

我忘了最后家人替男人穿上的是不是西装。只记得殡仪业者往男人嘴里塞满棉花，口含珍珠（以前明明不流行）。我不禁莞尔，男人看起来酷似哆啦A梦里的阿福，脸颊尖尖，逗趣的样子惹人发噱。

男人死后，循旧例应找亲近之人褪去其衣裤，抹干净身躯，趁身躯尚未变得更僵硬以前，穿上体面西装（我想现在已



经很少人穿寿衣了，再者一套也不便宜）。

我看见了。我看见了男人的阴茎，在家人为男人褪去成人纸尿裤片之时。

所有我看过的色情光碟和煽情小说里，没有像男人这样的。仅有拇指般大小的阴茎。

（十）

主卧室清空后，表弟偶尔会在里头过夜。床具已由家人搬到临近油棕园丢弃，连同男人睡过的床垫。

我怀疑男人窝藏的女人是否也和床具一起撤出房间。

妹妹老嚷嚷男人的房间让她战栗。婶婶说，男人其实不知道自己走了，大约要一星期后才会发觉。

某次返家，家中鱼缸前立着个女孩，自顾自嘀咕“好可爱”。我凑上前，鱼缸中假山穿梭零零星星的鱼宝宝，刚出生不久的样子。鱼宝宝的鱼鳍看上去没比蝉翼厚多少，奋力往前游，却惨遭氧气供应处的洪流逼着倒退。

它们好小，好小。比刚出生的婴儿的一节尾指还要小。

原来，鱼缸不是空着的。马



新诗组首奖

五月的 大红 花

/ 张勃星

父亲带我走过：
我的童年便长在这里——
迷雾混沌由族谱的尾页剥开
一如童年剥开橡胶核，迸裂开来的热风吹入
锌瓦，沉寂的时光如鸟飞入密林避难
祖父从密林走出，枪弹惊吓了脆弱的家园
父亲童年便在这橡胶林度过，暗影重叠成
目光灼灼的陌生眼神，啊，远方的蛮荒
匍匐爬过祖父和父的臂弯
巨大的脓包最终化成一抹红色太阳且缓缓沉下
年少的时候我曾经——
曾经汗水在黝黑皮肤上晕开，中学生摇着旗帜高声呐喊
学籍被葬在生锈的铁箱子里，转眼间里头什么也都没有
为了学潮父亲被自己的州属流放，那是自己的州属……
于是父将所有心事都匿藏在监狱里积成饭团
好等蚂蚁爬过能和它们诉说对阳光和青春的渴望
父亲扭开车内收音机，只有他能听懂的语言渐渐传开
二十一岁少年背影，展开了无数的孤独心事和
乡愁，在印度，他只能用家书强压长在脊椎骨里的思念
父亲悬挂一首马来诗在墙上，诗意是对异乡冷漠的探测
所眺望的，尽是一个曾经卑微且彷徨的眼神
当父亲赶回家里，祖母已把自己缩进小小的骨灰坛里
火纹后余下的顽固骨头，竟能组合成婴儿大小的形体
旧时纷飞的萤火虫，今已葬在泥黄的吉兰丹河里泅泳

时间带不走父亲脸上的皱纹，那年三十岁
大红花盛开，父亲披上白袍子探测脉搏
给我们留下一片空白的童年
只剩我两岁时开遍后院的大红花
两岁的荒野

荒野锁住了我们的土音，装订成一册沉重的纪念品
我模仿父亲的足迹，地上的泥是被雨季冲刷过的地图
我超越了父亲缓慢的脚步，距离越拉越远
连世界都被我们拉远了。温度下降，父亲卧成病患
谁修改剧本，换一个陌生人替他把脉
我把自己拆开，折成一束纸花。——你看那大红色
让花语翻译父亲脸上的眼泪
以祖父之名，以父之名。马



/ Stanley SiongHui Lim

愣望着你素序不杂的巍然
展伸脉搏
横纵在对流层里
破以三十万公里秒速的率振
昼夜忘休
为这城市输送
人们赖以生活的不止能量
无畏炎寒斑驳
无恐高压撕裂
我愁叹着
何以
你却传播不来
解我念乡的那道阳光

/ Yb Ang

你从桥上越过
我打桥下走来

晨曦在远方闪烁
电缆放肆的姿势
是你我望而心寒的威胁

科技列车飞快奔驰
时间还来不及细细描绘
景色已匆匆老去
被冷落的绿色森林
早已变成钢骨水泥

我们能不能
趁阳光还在
用心去修复光合作用
让植物得以充饥
让生命继续呼吸



文坛消息

第十八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成绩揭晓

为提升文学风气与传承文化薪火，第十八届“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于去年十月份正式开跑，经国内与国外的参赛者踊跃投稿后，已于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式截稿。全国大专文学奖由新纪元大学学院承办至今已第四届，并于上一届正式易名为“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藉此希望新院于未来能继续承接与筹办此等意义非凡的文学活动。

经众位资深评审的细心评选，各组别的得奖作品已正式出炉，得奖名单如下：

新诗组评审：吕育陶、曾翎龙、周若涛

首奖：

张勃星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 〈五月的大红花〉

评审奖：

陈文恬 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本科 〈亲爱的〉

谢诗韵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渔生活〉

散文组评审：方路、翁菀君、方肯

首奖：

黄佳丽 台湾大学中文系 〈人鱼〉

评审奖：

萧雯佳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翰墨飘香〉

何姿蒨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披着狮子毛发的北京西施犬〉

小说组评审：许裕全、龚万辉、李忆蓊

首奖：

谢明成 台湾国立暨南国际大学硕士班 〈停车未停〉

评审奖：

郑羽伦 拉曼大学生物科技系 〈青春练习曲之冰山消融记〉

陈玉婷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孵化物〉

评论组评审：黄琦旺、施慧敏、黄俊麟

首奖：

（从缺）

评审奖：

黄振荣 拉曼大学中文系 〈论翻译马华及其缺席文学史的因素〉

黄可琦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从孟沙的诗看其所反映的都市形象〉

数位影像组评审：准准、庄若及梁友瑄

首奖：

（从缺）

评审奖：

沈莉婷 新纪元大学学院 木焱〈给静〉

许凯欣

符美韵

唐芷君

何嘉敏

佳作奖：

郑志兴 新纪元大学学院 方路〈向前走向后走〉

许倩雯

刘俐奴

彭伟雄

钟嘉怡

此外，本届文学奖颁奖典礼将于2013年6月8日（星期六）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筹办的“全国艺术季大汇演”进行。大汇演地点为新纪元大学学院B500大礼堂，于傍晚六时三十分正式开场。有意观演的观众须凭票入场，每张票售价3令吉，新纪元全国大专文学奖得主则可免费入场。

欲知更多详情，可联络负责人黎竞桢017-6656023，刘嘉嘉017-3385656。

《东诗300首（二）》征文活动

投稿者须为东海岸人，诗歌题材不拘，数量不受限制。谢绝曾获奖及曾发表的诗歌，6月30日截稿。

所有获选收录诗集的诗歌，作者受邀出席推介礼，并获赠《东诗300首（二）》，以资鼓励。

投稿者请附上姓名、年龄或年级、地址、联络电话及电邮地址。

投稿电邮：dongshi_2@ymail.com。

任何疑问，欢迎致电询问编委：谢慧晶012-9514023或温佩昵012-5237882。

新纪元文学周暨艺术节

恰逢新院十五周年校庆，由新纪元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及其系会联办的“新纪元学院第八届文学周暨全国艺术节——留住旧时光”，将于2013年6月3日至6月9日期间正式展开。

艺术季大汇演是本届艺术节的重点节目，以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夜上海为主题，带领观众重温百乐门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华丽风貌。表演项目包括相声、武术、扯铃、歌舞剧<卡门>、魔术，及芙中校友会合唱团表演等。入门票为3令吉，随票换取新院中文系出版书籍一本。

本届文学周将举办内容分别为文学、诗文创作与戏剧三大领域以及老作家作品谈的文艺讲座，由新院中文系讲师黄琦旺、马华著名诗人邢诒旺、新院戏剧系讲师贺世平、马来西亚著名作家杰伦以及新加坡著名作家李选楼担任主讲嘉宾。

除了诗歌朗诵表演的呈献，新院中文系讲师施慧敏将主讲电影分享会。

本届文学周将举办多项赛事，如“现当代文学常识比赛”、“全国书法比赛”及“中国象棋比赛”、“加影左岸诗人赏”。

欲知更多以上活动详情，可浏览以本届文学周为名的面子书专页，或联络许家明（016-8166995）及何姿茜（012-3555136）。

第二十八届马大中文系文学双周： 《罗盘针的方向》创作比赛得奖者名单

大专组

短篇小说

名次	中文姓名	大专	得奖作品
冠军	伍倩雯	国民大学微生物系	《一生》
亚军	黄荟茹	拉曼大学中文系	《寂寞果实》
季军	钟福强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楼遇》
优秀奖	蔡舜立	马来亚大学中文系	《铁》
优秀奖	汪壬捷	拉曼大学中文系	《NEET》
优秀奖	陈欣怡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传播基础	《帮你记得》

散文组

名次	中文姓名	大专	得奖作品
冠军	汪壬捷	拉曼大学中文系	《二泉映月》
亚军	梅诗加	马来亚大学中文专业	《那一片橙黄色的天空》
季军	颜仕宇	理科大学植物学系	《树》
优秀奖	彭德耀	拉曼大学中文系	《只因为孤独的灵魂》
优秀奖	张漳琪	槟城端姑百能师范学院	《青春如烟火》
优秀奖	黎竞桢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海上星月》

诗歌组

名次	中文姓名	大专	得奖作品
冠军	周希蔚	拉曼大学文学先修班	《彷徨》
亚军	谢诗韵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老厝》
季军	郑羽伦	拉曼大学生物科技系	《巴黎的雨》
优秀奖	彭德耀	拉曼大学中文系	《残荒的》
优秀奖	黎竞桢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深山足迹》
优秀奖	刘洵好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 对外汉语	《女生的告白》

中學組

散文組

名次	中文姓名	學校	得獎作品
冠軍	邱晏	居銓中華中學	《你》
亞軍	李靜寧	巴生興華中學	《爱是认识的推动力》
季軍	張威耀	居銓中華中學	《阶梯》
优秀奖	林雁雁	居銓中華中學	《温暖》
优秀奖	王如微	北海鍾靈國中	《夜行》
优秀奖	劉若昕	吉隆坡坤成中學	《黑板的记忆》

短詩組

名次	中文姓名	學校	得獎作品
冠軍	从缺	-	-
亞軍	余佩滢	怡保聖母瑪利亞國中	《垃圾场》
季軍	岑薇薇	SMK AlorAkar	《简单·幸福》
优秀奖	邱晏	居銓中華中學	《最近》
优秀奖	姚淑賢	波德申中華中學	《倒数五秒》
优秀奖	顏婧暄	居銓中華中學	《这年代》
优秀奖	徐家祥	檳城美以美男子中學	《记忆碎片》

國外藝文佳音

毕业于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目前就读于台湾国立中兴大学的林子策以〈珠还〉获台湾东华文学奖散文佳作奖。

活动看板

《南风起》南方诗展

活动日期：12/6/2013（三）－ 19/6/2013（五）

展出地点：南方大学学院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

开幕日期：12/6/2013， 12:00pm

主办单位：南方诗社与文物艺术馆

协办：马华文学馆，创意教学中心，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柔佛州作协联委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学生会

《南风起》诗演晚会

日期：14/6/2013， 7:30pm

地点：南方大学学院丹斯里拿督张愈昌文物与艺术馆

呈现方式：朗诵、歌唱、鼓乐、书法、音乐等。

主办单位：南方诗社与文物艺术馆

协办：马华文学馆，创意教学中心，南方大学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
柔佛州作协联委会，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学生会



《五行顛簸》

作者：梁靖芬

文类：小说集

出版日期：2013年4月

ISBN：978-983-2812-75-3

定价：RM25

有人出版

内容简介

这是一个拼了12年的游戏。

从2000年的〈水顛〉开始，到2012年的〈顛簸〉告终，中间以几乎每两年一篇的速度，缓步行进。事情本来无心插柳，可〈水顛〉以后有了〈土遁〉，终究萌生了要接着以火、木、金为题，各写一个故事让它们团聚的念头。两年一篇，仿佛已成仪式，是一定要完成的事。

它们很幸运，间隔的时间够长，才得以养成不一的个性和样子。它们却也很专情，因为每一个故事只在处理一件事。例如有的只想试用最短的句子，有的却想磨练最迂回的心思。

它们彼此的共通点，还可能是“失败”。倘若缓慢行进的姿势已令人不忍，那它们各自讲述的失败者经验，怕是要更令人着急了。然而那些失败，成功守住了一个“两年一则”的承诺。

因为漫长，它们顛簸。顛簸，却让它们圆满。

时间长短本无意义。游戏看起来奢侈，它在写作的路上，却不算豪赌。

这是梁靖芬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却也是她用自己的速度与方式，笃定完成的第一张生命拼图。

作者简介

梁靖芬，出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州瓜拉庇劳，祖籍广西北流。毕业于中国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曾获花踪文学奖，散文集《梦寐以北》获得2010年第一届花踪马华文学大奖。著有短篇小说集《朗岛唱本》。



《逆风的年华》

作者：李宗舜

文类：诗集

出版日期：2013年4月

ISBN：978-983-2812-81-4

定价：RM20

有人出版

内容简介

收录诗人2011年及2012年共61首诗作。诗人穿梭于时光隧道，写出了和时间同步的游艺之诗，是内心的观照，也是外在生活情节的一路延伸。

从翻滚的红尘捕捉灵感，从时间的流逝中焦虑思考。有诗，可以安身立命。

作者简介

李宗舜，原名李钟顺，易名李宗顺，早期另有笔名黄昏星及孤鸿。祖籍广东揭扬，1954年9月7日生于霹雳州美罗瓜拉美金新村。1967年与温瑞安、周清啸、廖雁平等创立绿洲社，1972年参加天狼星诗社。目前为担任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行政主任。

1974年赴台，肄业于国立政治大学中文系。与温瑞安、方娥真、周清啸、廖雁平、殷乘风、胡天任及一班同好共同创立神州诗社，任副社长。尔后负责神州出版社发行部，担任青年中国杂志社社长。曾担任绿洲期刊、天狼星诗刊、神州诗刊、青年中国杂志，代理员文摘等刊物主编及跨世纪季刊总编辑。



《诗在逃亡》

作者：罗罗

文类：新诗

出版日期：2013年1月

ISBN：9789570841183

售价：RM22

漫延书房

内容简介

“罗罗的诗集《诗在逃亡》努力捕捉人在精神生活中存有的价值冲突，从而发现世界与事物自身的矛盾，在此基础上，《诗在逃亡》构成了对于诗艺表达难度的出色追求。”——中国苏州大学曹惠民教授

作者简介

罗罗，原名罗志强，亦以笔名昆罗尔执笔。毕业于马六甲培风中学、台湾中山大学中文系、东华大学创研所，现为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曾获全国学生文学奖、梁实秋文学奖、海鸥年度文学奖等，曾出版手工诗集《你可以叫我罗罗》、经折本诗集《南瀛诗志》及执导过几部短片。



《副词》

作者：邢诒旺

文类：散文诗

出版日期：2013年1月

ISBN：978-967-0565-01-9

售价：RM25

漫延书房

内容简介

《副词》收录作者2003至2011年的散文诗和札记。本书获2012年“拿督林庆金JP出版奖”，其决审评委的评语：“邢诒旺的散文诗集《副词》表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精确呈现，思考相当深入，隐喻与叙述的错综，赋予作品诗的张力，形式感强。”

作者简介

邢诒旺，1978年生于马来西亚森美兰芙蓉，祖籍海南省文昌县。曾获花踪文学奖、侨联华文著述奖等。已出版诗集《锈铁时代》、《恋歌》、《家书》、《盐》、《法利赛恋曲》、《螺旋终站》。部分诗作收录在《时代的声音——动地吟诗人自选集》。



《城市吉普赛》

作者：张柏樑

文类：小说

出版日期：2013年1月

ISBN：978-967-0565-00-2

售价：RM25

漫延书房

内容简介

《城市吉普赛》收录了作者从1999年至2011年间创作的十一篇短篇小说。

本书获2012年拿督林庆金JP出版奖，决审评委对本书的评语：“张柏樑的小说集《城市吉普赛》大多写都市中人的生存众生相，作者善于把人物心理，感觉，潜意识纷陈于笔下，在善感细体中掘发人性的奥秘，引人入胜。”

作者简介

张柏樑：197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少年时代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后来以笔名张柏平在报章文艺版发表作品。曾获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著有小说集《世界灰尘史》。



《水喇叭》

作者：邓长权

文类：散文集

出版日期：2013年1月

ISBN：978-967-0565-03-3

售价：RM28

漫延书房

内容简介

《水喇叭》是金马仑农夫邓长权的第一本散文集，共收集了109篇文章。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描写高原上被人忽略的奇花异草、古树神木、鸟叫虫鸣、山野传奇、风云变幻。他的高原绿色书写，来自细微观察，甚至日子累积始能发觉的体验。

作者简介

邓长权，祖籍广东普宁，下架山，下西埔乡。1951年马来西亚槟城威南高渊出生。下雪教育。马来西亚霹雳文艺研究会永久会员。

稿约

1. 欢迎创意十足，文学性强劲的小说、散文、诗歌、剧作、翻译、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史料等文体。也欢迎作者自绘插图。
2. 来稿请勿一稿两投或数投。三个月内若未接获采用通知，作者可另行处理。
3. 接受繁简文体投稿。请用标准的标点符号。本刊不设退稿，请作者自留底稿。
4. 来稿请提供作者中英文姓名、电子邮址、通讯地址、电话号码（手机/住家）。如提供银行户口号码，稿费将直接汇入。
5. 本刊有删改权，修正错别字，如不愿者请事先说明。
6. 作品的文责作者自负。刊载的作品，不代表作协或编者的立场或意识形态。
7. 本刊不接受互相表扬或人身攻击的评论、广告性质的序与跋。
8. 欲宣传新书出版讯息，请寄来基本资料及封面相片即可。文学活动讯息也可酌量发表。
9. 翻译文稿请附原文（传真或电邮）、原作者简介，并注明原文出处。
10. 来稿刊登后，将被视为授权本刊重新制作成电子书。任何电子制作和其他版权归作者本身拥有。
11. 如有意转载、翻译、改编、或收入任何选集文选，请向作者本人洽商，但请注明本刊刊载期数。
12. 来稿请提供纯文字档（.doc 或 .txt）。请寄：
mychinesewriters@hotmail.com



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出版

2013年6月号



马华文学网络版双月刊